

「长篇小说」

煤老板

王湛国 著

煤老板是功臣还是恶之花？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煤老板

王湛国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煤老板 / 王湛国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552 - 2

I. ①煤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3929 号

- 书 名** 煤老板
作 者 王湛国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陈近平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25
字 数 320 千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,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552 - 2
定 价 2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 >>>

目录

第一章 钓鱼 >> 001

马少军、牛聃聃四人相视一笑,知道领头的男的是一个“正点儿”。“点儿”,或“点头”“点子”,是他们的行话,就是垂钓的目标。“正点儿”是既有钱又好钓的大肥鱼,“瞎点儿”是没钱的小柴鱼或不好钓的滑头鱼。

第二章 煤市 >> 015

从王庄驱车到我们村来,一路上狼烟滚滚,烽火连天,跟着淮海战役差不多。外地人来我们村都感慨:

“你们这里很发达啊!”

第三章 人情 >> 030

你的意思是:这头猪是你光明集团花两千万赶出来的,你要捅脖子上放血这一刀;我黑金集团要干的活就是猪蹄子上割口子吹气,然后开膛,破肚,剥皮,剔肉;到最后,后臀尖、五花肉、里脊肉、排骨都归你,我落一大盆猪下水?”

第四章 美女 >> 046

大手牵小手,浪漫路上一起走,这样的想法在丁建新心里翻腾了好多年。

大手牵小手,哥哥扶着妹妹走,这样的想法在姚秀玲心里一贯如初。

第五章 集资 >> 062

参照金融行业的工作惯例，本次会议不接受参观，也不接受采访报道。凡不是去送钱的，一律不得入场观摩和拉老乡关系，争取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、胜利的大会和秘密的大会。

第六章 靠大树 >> 082

在我们福昌县的混帮里，资深人士都被尊称为“混蛋”，也就是已经混得圆不溜湫，滑不留丢，跟个蛋蛋一样的意思。混帮人很讲究资历和辈分，年纪大的叫“老混蛋”，年纪轻的叫“小混蛋”。当然也有些少年才俊，年纪轻轻却已混到资深，帮内一律尊称为“大混蛋”。

第七章 信息会 >> 098

“这牌子上的学问呀，可大了去了。你看你吧，你走的是政府路线，挂的是公司牌子，这实际上是政府行为、市场化运作；我们走的是市场路线，但我们挂办公室的牌子，这就变成了市场行为、政府化运作……”

第八章 关系 >> 109

赖奇浑身上下直冒冷汗，他知道骗帮人士的品行都高得跟混帮里的大混蛋一样，有时候想吞掉一笔财富，也会采取拖延战术，搞一搞“混账”；但像杜鹃这样躲起来，可是“混账透顶”了呀！

第九章 生意 >> 122

从价格上来看，穷人吃的十个菜，顶不住富人吃的一个菜；可是，穷人一次只敢吃一个穷人菜，富人一次却要吃十个穷人菜。这样算来，富人吃一顿，要顶穷人吃一百顿。所以说，做生意要想挣大钱，必须专门做富人的生意。

第十章 进京 >> 137

丁建新笑了,说政府做事嘛,哪能说是人情、生意,只能说是智慧。做成功了,那是智慧的结晶;失败了,那是智慧不够,还得学习。

第十一章 聚散 >> 151

等换裹着一阵风撞开房门后,“啊”地一声叫,腿就吓软了。床上,赵玉良和李晓红缠绕在一起,正咕容咕容地要爬起来。

第十二章 洞主 >> 168

所有的矿口她都没有能力去开采,尽管每个矿都是一正一副两口井,但十八个矿也只是三十六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黑洞洞而已。

第十三章 四人帮 >> 186

“非也,非也!”白清风说,“四人帮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,我们是爱党、爱社会主义的倒霉个体户!”

第十四章 羊肉汤 >> 201

凭直觉,秀玲知道单雅芝在她身后呆立了很久,一直盯着她看,直到她转过弯,看不见为止。秀玲的脖子扭酸了,却一直酸到了心里,她哭了。

第十五章 洗牌 >> 216

“你说咱搞煤矿的人怎么都像小孩子玩游戏啊,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的!老天爷啊,咱们现在总算是从地狱里爬出来了!”

第十六章 唐僧肉 >> 230

秀玲看着桌上的发票，气得脸都红了。她已经磨合了我们福昌县二十九个局委办，再磨合第三十个，有点磨合不动了。

第十七章 错位 >> 251

外地人一到我们福昌县，就觉得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精子味。

他们都看着我们有钱人的肿眼泡，发誓要在有生之年，做一个肾虚的人。

第十八章 鸡蛋 >> 264

官即是商，商即是官，官官商商，商商官官，循环往复，越滚越大。这就跟鸡生蛋、蛋生鸡，一个道理。

第十九章 倒煤 >> 283

买家都一股劲儿压价呢，卖家都一股劲儿涨价，咱这儿政府都一股劲儿收钱，水过地皮湿，走到哪儿都扒一层皮。路上再扎个胎放个炮，堵个车开回锅，风再到走点儿，雨再冲走点儿，谁想倒煤挣钱，除了这四招，门儿都没有。

第二十章 黑水 >> 300

大县委是我们福昌县的县委大院，“小县委”就是赢家楼的豪华包间。虽说包间没有县委大院大，但“小县委”管着大县委，所以这些包间就像地下党的交通站，非常神秘，除了个别服务员，谁也进不去。

第二十一章 扫货 >> 317

三个男人来到导购服务台跟前，争先恐后地对服务员说：

“俺们是煤老板，来你们这儿买东西来了。”

第二十二章 封口 >> 339

人已经死了，还能咋样？这边在“火化单”上签着字，那边当场数着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
第二十三章 钱殇 >> 357

有“花瓣”最先落到头上，落到肩上，落到脚下，都捡起来看，一下子全明白了，原来天上掉钱了。

尾声 >> 386

第一章 1 >>>
CHAPTER
钓鱼

女几山有一道士，十分古怪。他形容枯槁，状若僵尸，两眼一睁，却贼亮若刀，扎人，剜心。这道士常僵直于高处，盯视我们福昌县的煤堆和煤窑。那些突兀在青草绿树间的黑煤堆和黑窑口，像一地的墓堆与坟墓。行人从他脚下过，这道士居高临下，斜睨下两把“钢刀”，拂尘一挥，念动箴言：

“一山一川，天设地造；挖山填川，祸乱不远。”

行人受到惊扰，抬头一看，正接住他刺下来的两溜刀尖，森寒砭骨，浑身都是一哆嗦。小崽子们，往往就吓哭了。

这道士虽然疹人，但我们县人多不信道，我们煤照挖，钱照赚，酒照喝，牛照吹。

我们光明村的马少军、牛犇犇他们鱼照钓。“钓鱼”是他们的行话，就是在闲人多的地方，佯装谈非常好赚钱的大生意，引诱那些想发财的人跟他们搭讪，结交，做项目，他们好趁机骗点介绍费、包装费、活动费等小钱。干

这个他们有优势。我们福昌县是煤乡，遍地出“乌金”，一不留神就能发大财。马少军当着村长，他哥当着主管煤炭的副县长，能唬人；牛犇犇当经理，开着一家煤业信息咨询公司，能设套；村里有一家私人开的大煤矿，矿主是个女的，叫姚秀玲，名气很大，矿很赚钱，也能用来蛊惑人心；此外，他们还有两个伙计老陈和老胡做配合，那俩人也是比猴都精。做大生意的，都不在乎小钱。被引诱的人看他们的身份和背景，想他们也是做大生意的，也不在乎那点小钱。谁知他们就在乎那点小钱，那些大生意挣的大钱他们才不在乎。正是利用这种错觉，他们钓一个成一个，几乎没有失手过。他们钓到过肥大鱼，那一家伙就到手了十好几万。当然也钓到过比较滑头的小柴鱼，才弄了三百多块，四个人都没法分。但大多数情况下，钓一条鱼上来能弄个两三万。被钓的要是外地人，那完了，乖乖地认赔，别想那么多。他越不想认赔，他赔进去越多。被钓的如果是本地人，他找回来纠缠，要么钓他更多，要么退他一点，这要看情况单说。但即便是退他一点，那也要能拖多久拖多久，实在拖不下去了再退。关键是干这一行不要本钱，几个人凑到一起动动嘴皮子就能弄到钱花，马少军、牛犇犇都乐此不疲，一闲了没事就去钓。钓鱼，竟成了他们的一项独门生意。

马少军、牛犇犇钓鱼钓得轻车熟路，得心应手，但有一次出岔子了。那一次，他们不仅没把鱼钓上来，还差一点成了人家的鱼。

那次是在临峡市垂钓。我们福昌县所属的临峡市虽然经济落后，但地处黄河岸边，正是晋豫陕三省的通衢要道，南来北往啥人都有，水就很深，鱼也很多。尤其是市中心的歌厅一条街，坐贾行商都爱来这里消遣，逗留，实为钓鱼的最佳去处。马少军、牛犇犇知道这个地方，每隔个把月就来一次。一来，就去这条街上的餐馆里扮食客，要酒要菜，装吃装喝，好伺机钓鱼。用他们的行话说，这叫“走穴”。但凡走这种穴的，都走“跑马穴”，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从不回头再来。但他们就敢走“回头穴”，因为马少军的哥是副县长，有仗势，不怕撞上被钓过的鱼。这天中午俩人约好老陈、老胡又过来，选定街中间的一家餐馆走进去，四下一翫摸，占住了靠中间位置的一张小圆台。钓鱼是有诀窍的，“冬钓阳，夏钓阴”，这钓人鱼就得坐中间。四人坐下后，喊来服务员，先点了四个小凉菜，无非就是拍黄瓜、煮花生、白菜丝、萝卜皮。这个都不打紧，关键是得上一瓶白酒，像是弄事儿的。简单地垫了下底儿后，一看食客进来的差不多了，四人一对眼色，牛犇犇挥起鱼竿，开始甩鱼线了。他对着同桌的那仨人大声说：

“俗话说钱难挣，屎难吃，这话得看跟哪儿说。要是搁到我们那儿说，那就得改。

咋改？改成‘钱好挣，屎难吃’。为啥？——”

牛犇犇顿住，眼珠子去各人脸上瞪一下，又往身边扫一圈，卖够了关子才解释说：

“——因为我们那儿有煤！”

见好多眼睛都在看他，牛犇犇得意洋洋地又说：

“不是我在大煤矿上开着煤业咨询公司，当着总经理，老汉卖瓜，自卖自夸，我们福昌县那边啥都缺，就是不缺煤；啥都少，就是煤多。”

他举例说：

“王良臣组织村委会打机井，打球了一冬，没打出一桶水，打出了两桶煤！”

牛犇犇三十多岁，细小干瘦，小鼻子小眼，尖细的嗓音像锥子，吱吱地往人耳朵里钻。四人当中的大黑汉是马少军，他的任务是敲边鼓。他瞪着一双大牛眼，歪着一张大嘴说：

“咱那边煤矿多，地下水都挖漏球了，要吃水就得打机井，往几十米深处打。”

马少军敲完边鼓，牛犇犇吱一口酒，继续放鱼线，“热场子”：

“以前吧，还真不注意。知道煤多了，这才发现到处都是煤，睁眼闭眼都是黑。去那深山里头看看，那大山水冲出来的土崖上，夹在土层里黑乎乎的，以前都以为是黑土，现在才知道，那是煤。搬个梯子爬上去，铲一篮子下来，灶火里一点，着了！美得很！俺们现在都是在金子上走路呢。晚上回到家，脱下鞋子一看，哎呀！沾了两鞋底金子！”

马少军和老胡都哈哈大笑。餐馆里有留心听着的食客，也跟着咧嘴笑。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，他们说话本来就是给别人听的。四人当中，白净长脸、灰色旧西服的中年汉子是老陈，他的任务是“扮小鱼”。见有人注意他们了，他开始试探着咬钩给鱼看：

“牛经理真是幽默！那煤才多少钱一斤啊，怎么都是金子？”

马少军说老陈：

“你可以不信天，不信地，不信毛主席，但你不能不信我的好兄弟。你让犇犇好好跟你说说，死了你都信。”

马少军边鼓敲得梆梆响，就是说话呜呜噜噜。这位副县长的弟弟曾出过一场车祸，身体和智力均受重创。他的腿有点跛，手有点抖，嘴有点扭，说话有点哆嗦。听他讲话，你如果往聪明处想，就会觉得这人简直聪明绝顶；但要是往傻处想，就会觉得他真是傻到家了。

犇犇尖着嗓子回答老陈：

“有贵的，有便宜的，看你问哪种煤。”

老陈故意不屑一顾地撇嘴：

“煤就是煤嘛，还有哪种煤？”

老胡这时候开口说话了。他脑后披着长头发，胸前飘着长胡子，他的身份是深不可测的业内高人。他扳着指头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煤有十四种：褐煤、长焰煤、不粘煤、弱粘煤、二分之一中粘煤、气煤、气肥煤、三分之一焦煤、肥煤、焦煤、瘦煤、贫瘦煤、贫煤和无烟煤。这是国家定的。但按加工处理情况来分，有：原煤、洗选煤、筛选煤、块煤、粒煤、混煤、末煤、粉煤、煤泥、煤矸石……这个比较专业。一般我们都说烟煤、无烟煤、半烟煤，或者说焦煤、动力煤和化工煤。”

一个“煤”字说出这么多花样，餐馆里的吵闹声小了许多。周围几桌人都用敬佩的目光看老胡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这时候一般会有小鱼小虾跳出来。果然，左手边一个中年男子探头喊道：

“家里烧的是啥煤？”

马少军四人正要评估这条鱼的肥瘦，餐馆的黑棉门帘猛地一掀，夹着纷飞的大雪花儿，走进来三个人。三月初的时节，天气忽冷忽热，上午还下着零星小雨，这会儿竟变成了桃花雪。这雪个儿大如铜钱，稠得对面看不见人，如万树梨花开满天地间。进来这三人，领头的男子有三五六岁，国字脸，高身材，穿条板裤，竖着风衣领子，腋下夹个公文包；身后跟一女的，蝙蝠衫、健美裤、长统靴，挖掌着爆炸式鸡窝头，浓妆艳抹，跟唱戏似的；最后一人，五短身材，痴眉瞪眼，恰似浑身蛮力的挖煤工。马少军、牛犇犇四人相视一笑，知道领头的男的是一个“正点儿”。“点儿”，或“点头”、“点子”，是他们的行话，就是垂钓的目标。“正点儿”是既有钱又好钓的大肥鱼，“瞎点儿”是没钱的小柴鱼或不好钓的滑头鱼。

就选“点儿”来说，他们是有讲究的。一般地，他们不钓女人，不钓老人，也不钓一群小年轻。“正点儿”是老板模样，身后带个马子。判断是老婆还是马子，端看这女人的做派。当马子的都浓妆招摇，跟老板打情骂俏，撒娇发嗲；而当老婆的，基本上都化着淡妆，端着架子，似乎跟老板还不熟。如果老板不仅带马子，还带个跟班儿，那说明他不单混女人，他还想混事儿。这种人贪财，贪色，爱逞能，吃亏后又不肯声张，怕傍他的女人笑他无能。这是上等肥鱼。次等肥鱼是衣着讲究、腋下夹手包的中年男士，独孤一人，或三五结伴，身边没有女人和小孩。这种人不管是一个人上馆子，还是约好了开饭局，既然出来了，就是想弄事儿的。他们敢想敢干也有钱，也

是“正点儿”。进来这三人中，领头的那个男的明显属于上等肥鱼，那女的已经把他钓住了，马少军、牛舜舜四人顿时来了精神。老陈眼瞟着正在旁边坐下的肥鱼，语调陡然提高了一个八度，几乎是嚷了：

“说了半天了，你的煤到底是啥价？”

牛舜舜也知道该卖力了，他指尖捣着桌子，憋足了力气吼道：

“不同的煤有不同的价，就是同一种煤也分好几个价。就说电煤吧，有计划价，有市场价。国家计划价低，市场价高，谁能按国家计划价弄来电煤，拿到市场上卖，谁就发大财了。再说市场价，那价也多着呢，有挂牌价、优惠价、统一结算价、上车价、下水价……你要什么价，就有什么价。装上汽车是一个价，装上火车又是一个价，装上轮船还有一个价。你跟咱这儿是一个价，你拉到南方就不是加一个运费的价了。运输太困难，车皮太难搞，你拉到南方，价格就得翻几个跟头。你要能弄来车皮计划，你就不用卖煤了，专门卖车皮你就发大财了。所以说，你非要问煤是啥价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？我只能说：没价，只有一个让你挣钱的价！”

舜舜吼完了，有些得意，也有些兴奋。他抖着两手抽出一根烟卷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把烟盒扔到桌上老远的空地儿，做派十分潇洒。确实，这一段“嘴子活”不是一般人能顶下来的，它考的是见识、生意经和勾人的技巧。老陈继续扮小鱼，他傻呵呵地笑着，打探什么样的鱼可以吃鱼饵：

“听牛经理说得这么热闹，像咱这没权没势的，也能挣到钱？”

老陈把话垫过来，舜舜吐一口烟雾，开始“叫点儿”。“叫点儿”是行话，就是喊肥鱼来咬钩。他正色道：

“怎么不能！福昌县开煤矿的有四大金刚，这知道吧？他们四家占了全县煤炭产值的一半还多。可他们以前都是干啥的？‘花金刚’姚秀玲，她成功前就是一个种地的穷媳妇，穷得没有裤子穿；‘黑金刚’李黑虎，他发财前是杀猪的，大文盲一个；‘白金刚’白清风，他是城关镇东街小学的语文老师，一个穷教书先生。有人说他是县长何有才的小舅子，那纯粹是扯大旗当虎皮；只有‘黄金刚’黄大伟有点来头，他在县文化馆前头摆台球桌赌博，外兼着小偷公司的董事长……”

老陈又嚷：

“那人家肯定拿钱走关系了。咱没钱，又不认识当官的，咱不行啊！”

舜舜大声说：

“怎么不行！没大钱，有小钱也行。你不认识领导，俺们给你介绍。我们公司干

的就是这个，要让没钱没势的也能挣到大钱……”

牛舜舜刚说到这儿，“点儿”就被“叫”过来了：那三人中领头的男的过来，跟牛舜舜借火点烟。四人心中窃喜，知道肥鱼已对鱼饵感兴趣了。牛舜舜赶紧欠起身，拿打火机给肥鱼点烟，嘴里却冲着老陈说：

“看见没？这位马村长马先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，他哥就是福昌县的副县长，管煤炭；他弟是国土局局长，管批煤矿。你只要出点小钱，咱马上给你介绍认识。到时候你开个大煤矿，一年挣上好几千万，可别再见面说不认识你老弟。”

这话明着是对老陈说，实际上是对肥鱼说。为了当着肥鱼的面把话说完，牛舜舜故意把火头去烟头上碰一下就熄掉，拿开，让他点不着。老陈赶紧挺直腰杆，上下打量一眼马少军，抬头问舜舜：

“那要拿多少钱啊？”

“看你办什么事了。办什么事，拿什么钱……”

肥鱼捉住舜舜拿打火机的手，让他无法乱动，终于点着了烟。笑着跟舜舜说声“谢谢”，扭头又走回自己的餐桌旁。舜舜只得扔下滚烫的打火机，又坐下。一般情况下，肥鱼看一眼鱼饵又游走，是它不知道从哪里下口。老胡赶紧给肥鱼讲解鱼饵的吃法：

“找领导办事，你得有项目。你这样：你出点小钱，我这里有一个好项目，可以让你入一股。”

舜舜对老陈介绍老胡给肥鱼听，说这是胡总，我们公司的总策划，专门从大城市里请来的。他是大师，卦特别灵，百发百中。他还会治病，是现代华佗。老陈故意做出兴奋的样子，两眼放光地说厉害啊！问老胡：

“那你是啥项目？”

老胡说：

“知道南水北调工程吗？国家的大项目。我们这个项目是‘南煤北调’工程，可以解决煤炭外运车皮不够的问题。工程总体设计是，把山西、河南、陕西的煤全用粉碎机打成粉末，放到南水北调的水渠里，大水一冲，全冲到北京。在北京的西郊，我们挖一个大坑。煤水到了坑里后，水流走了，煤都沉淀到了坑里。我们再弄几台挖掘机过来，像清淤一样把煤粉挖出来，晾晒干了，送到北京的各家各户、各用煤单位……”

马少军、牛舜舜一起鼓掌叫好，老胡得意洋洋地继续介绍：

“到时候北京来个电话，说没有煤烧了，送点煤吧。我们这边一声令下，一条煤

炭乌龙蜿蜒千里直达北京。这是搂草打兔子，连煤带水一起送，一举两得。上头非常重视，省市领导正在审批，钱马上就拨下来。这是大项目，挣大钱。要不是我们经费紧张，看咱们关系好，一般人都不让他入股。”

老陈拍桌叫绝，仿佛激动不已。感激之余，又问老胡多少钱一股。老胡大声说一万块钱一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最多只给十股。俩人说完，瞟一眼肥鱼。肥鱼并没有扭头看这边。老陈赶忙装模作样地跟老胡讨价还价，说都是朋友嘛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这一招，旧社会江湖行话叫“海挖减买”，就是“往高里开价，一减价就会有人买”的意思。但他们四人凑到一起是草台班子，眼下还没给这一招起名目。老胡看一眼老陈，摇头说便宜不了了，他大声解释说：

“你一万块钱买一股，你还可以两万块钱一股再卖给别人。你或者把你买的十股拆成一百股，自己留十股，剩下九十股卖给别人。等于说你花了十万块，净挣九十万，自己还落十股。多划算！你也可以再找几个朋友合伙买，有钱人多的是。或者，你介绍别人来买也可以，我们给你提成……”

本来，给鱼“介绍领导”是鱼饵，老胡介绍的这个工程属于鱼钩，但老胡硬把他的鱼钩弄成了鱼饵，变成了钩饵合一。钩饵合一是专门对付滑头鱼的。有些鱼在生意场上混久了，滑得不行，他想吃鱼饵，还想白吃。老胡告诉滑头鱼，我给你的这个鱼饵不仅让你白吃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你还可以拿这鱼饵去钓别的鱼。老胡有点私心，本来牛犇犇可以把鱼钩埋到“介绍领导”那道鱼饵里的，老胡把他的鱼钩都弄成鱼饵了，“介绍领导”那道鱼饵就没用了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钱弄到手后，老胡得分大头。老胡这一招，行话叫“枪里夹鞭”，属于夹带私货的行为。可肥鱼当前，牛犇犇也不好闹意见，反正只要能把肥鱼钓上来，也可以吧。四人都偷眼去看肥鱼什么反应。肥鱼低头吃饭，很少跟他桌上的一男一女说话。这说明他在认真听。但他还不过来搭讪，又说明他对这道鱼饵不感兴趣。仨人知道，钩饵合一型鱼饵不管用，就得上新鱼饵了。鱼饵有千万种，总有一款鱼爱吃。老胡却来劲了。他口吐白沫，先端出一个“煤变油”项目，再抛出一个“人造煤太阳”工程，一直说到煤渣铺土路的创意上，全是钩饵合一型的。牛犇犇急了，给老陈使眼色，又搓着三根指头打出数钱的手势，让老陈端出那道万能鱼饵，把老胡给顶回去。万能鱼饵是压箱底的，不到万不得已时，不轻易端出来。就听老陈喊道：

“我想借钱做生意啊，你们谁有门路？”

老陈以鱼的身份喊出了鱼们的心声，牛犇犇赶紧甩鱼线：

“你想借多少？”

老陈喊：

“借五百万吧？”

牛犇犇装模作样地摇头，大声说：

“五百万借不了，最多借你三百万。”

老陈喊：

“三百万也可以呀。那跟谁借？多少利息？”

牛犇犇嚷道：

“我们公司介绍你跟姚姐借，不要利息。”

老陈又喊：

“姚姐是谁？”

牛犇犇大声介绍鱼饵给肥鱼听：

“大名鼎鼎的姚姐都不知道啊？姚姐就是‘光明集团’董事长姚秀玲啊！你到我们福昌县打听打听，只要提起姚秀玲，上至九十九，下到刚会走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我们福昌县煤炭这一行，她是祖师奶奶，四大金刚里坐头把交椅。她太有钱了，我们整个光明村都是她建的。她嘴边掉下来的馍渣米花，你捡起来就够你吃一辈子了。她在县里有县长罩着，在市里有市长罩着，黑白两道通吃。外地来我们福昌县搞煤炭的，都得去拜她的山头。你只要认识了她，没有你办不成的事。你要借钱，她拔下来一根汗毛你都扛不动。一般人我们都不介绍他认识。我是看你人实在，拿钱也痛快，否则根本就不接你这单生意。”

牛犇犇嗓音大，穿透力又强，整个餐馆里都不说话了，都听他说。直到他停住，这才慢慢地又有了说话声。肥鱼果然来了兴致，两眼放光地盯着牛犇犇看，一时竟忘了吃饭喝茶。牛犇犇瞟一眼肥鱼，接着“叫点儿”：

“她手下有两员大将：总经理丁建新，副总经理赵玉良。别说认识姚秀玲了，就是认识了这两人，也够你一辈子吃喝了。顺口溜怎么说来着？‘认识姚秀玲，干啥都能行；看见丁建新，比爹都要亲；去求赵玉良，不会碰南墙’。丁建新是她的老情人，大权在握。赵玉良是她亲老公。这家伙吃了一辈子苦，受了一辈子气，从来没人瞧得起他。只要去求他，他是受宠若惊，一般都不会拒绝。唯一厉害的是姚秀玲，一般人想过她这一关可不容易。但我们公司就有这个优势，我们去找姚秀玲办事，那是手拿把攥——我们是一个村的，关系不一般啊！这个，少军哥最清楚。”

牛犇犇把话垫给马少军，马少军接住话头敲边鼓，他底气十足地叫道：

“太清楚了！她是我以前的老相好啊，我能不清楚吗？”

一唱一和，万能鱼饵闪亮上桌，果然肥硕鲜美。马少军、牛犇犇四人瞟一眼肥鱼，见肥鱼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看，亮得跟手电筒一样，直得像死鱼眼。四人信心十足，知道借人三百万这道大餐，没有哪条鱼不想吃的。鱼现在还不来咬钩，是他不相信自己能吃上。这就要告诉鱼这道大餐的吃法，以打消他的疑虑，鼓起他咬钩的勇气。老陈扮出小鱼样，叹一口气说：

“人家这么厉害，咱就一个农民，人家怎么愿意认识咱呢！”

“包装啊！”牛犇犇叫道，“你出点包装费，我们公司给你包装一下。加上又是我们公司介绍的，我们保证你见到姚姐。如果她不见，咱退费，一分钱不要你的。”

牛犇犇不说“不借钱退费”，而说“不见人退费”，这是他埋到鱼饵里的鱼钩。老陈这条小鱼自然不去点破，他兴致勃勃地问犇犇怎么包装。牛犇犇环视一圈，目光落到大玻璃窗上，忽然扬手指着窗外问老陈：

“你说这雪好不好看？”

周围几桌食客都应声抬头看窗外。雪，小了几分，但依然是漫天梨花，随风旋舞。南边偏西的天空上，太阳正要出来，有一圈昏黄。这三月桃花雪好看却不经品，一落到身上、地上，眨眼间就成了水。行人践踏不到的地方，雪能停住，看上去一地鹅毛，十分漂亮。但偶尔过来一个行人，脚一踩上去，“噗哒”“噗哒”都成了水，一脚一个水洼。我们光明村人称之为“水噗哒雪”，就是脚一“噗哒”就成水的意思。但牛犇犇从中看出了更深奥的哲理，他指着窗外对一众食客解释说：

“看吧，这就是包装！看着是雪，其实是雨。把普通的雨弄成漂亮的雪花，这就是包装的艺术。我们公司新上的项目就是这个。”

牛犇犇说着站起身，往窗口走去。马少军三人也起身，跟着犇犇跑到窗口，去参观犇犇公司新上的项目。肥鱼也站起身，丢下他桌上的那俩人，走到另一边的窗口看。马少军等人仰脸看看白茫茫的雪天，低头看看歌厅一条街上噗哒噗哒的污水，都说：

“真是好项目啊，太艺术啦！”

犇犇指着对面的“银柜”、“歌圣”、“麦乐高”、“极乐宫”、“百乐厅”、“人世天堂”等一拉溜歌厅，进一步解释说，这里原先是一条又脏又乱的小胡同，地是烂的，房子是破的，但用这瓷砖、玻璃、涂料一包装，就成了富丽堂皇的歌厅一条街；再写上‘量贩式’，就又包装成了洋货。你们再看歌厅里的那些小姐们，她们漂亮不漂亮，洋气不洋气？马少军三人都叫道，漂亮死了，洋气死了！犇犇呵呵笑着说，她